

筆記小說九觀

集

湧幢小品

明朱國禎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湧幢小品卷之十目錄

講讀學士免考 五則

東宮官

院中老柳

瀛洲亭

二大節

栴鬢中允

談兵薦起

留館職

館長 二則

改翰林

南翰林

名帖

大名

坊局嚴重 二則

翰林前輩

陞轉

己丑館選 五十八則

妙語

良法

好事難幹

言不可行

捲簾審視

人心異



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况臣等歷事先朝供奉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職與否。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陛下顯賜罷黜。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念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例。特賜寬假。以示榮遇。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榮遇。申明前說也。此免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來歷。又止稱學士。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并其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復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開棍蓋。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為正五品。而體貌崇重如故。觀楊公之疏。可見五品以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持疏陳免。亦是申明祖宗舊制。非因免考始開棍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棍。

又五品不遜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為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下。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英宗實錄進呈。

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稱院之後堂。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於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今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聞貯廩米。想米歸戶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角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餘丈。掌院學士曾植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各鋪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為長。已註籍求省母。學士亟來。遂不得已。乘肩輿往。學士迎笑曰。老史官當為主。乃爾推托耶。時督工者為余同年主事。應雲冥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須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鑿。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事。支錢糧耳。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為溝汲井水以灌。

二大節

童承敘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謔浪。喜說相。談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齋。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王召為戶部侍郎。因它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節云。不附石亨求官。挽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氏黨。既力為解。後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道己罪。當時稱羨。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隱德美行。自盡於瞑冥中者多矣。

稀鬢中允

陸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詹事副之。世廟獨用文簡。嘗稱文簡稀鬢中允。蓋屬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穎敏。有人以紅燭令作破。應聲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詞林。沉默敦篤。即張桂氣。諫。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子克弘。號雪居。以乃祖為廷平。知府。號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謂能世美矣。

談兵薦起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厓。嘉靖壬辰進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程閣老二子。眾議

籍籍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尋事發削籍。并及鄉試事。逮秦下獄。間任會倭寇所建。白中肯綮。當道薦起為兵部主事。至徐州。疽發背卒。年僅五十。秦魁偉長髯。隆準白。蓄望之若神。而止於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益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過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旨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拜過。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懼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感額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它編修。蒲州悅。飲盡。懼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麈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懷。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為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罕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為館長。總挈諸務。人多匿年避之。世廟時。癸丑馬乾庵自強。年在數人下。獨不避。遂領長約。後卒拜相。

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成祖取有定數。而周文襄以年少。願入館讀書。成祖許之。則其說似不足據。蓋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慎濫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拱中第十九名。為古成之。字亞夷。廣之增城人。廣舉進士。自古始。梁灝及第之年。次即成之。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嗜藥馬。比臚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扶出。再舉登第。與選。上聞前事。欲置二人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上甚重之。張詠深奇其才。辟知綿州。長于文章政事。雅意丘壑。後遇異人韓泳。選以僂術。謝曰。方為親仕。非所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僂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為科道者。例應迴避。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良。以父璉任都御史。當改。御批曰。改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弊。准別衙門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太祖右文之意可見。歲久塌壞。名為衙舍。木石俱盡。己亥年。余以使事過南中。密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居曰。寧起掌篆。請於工部。得百金。又節公費。佐之修葺。畧備。乙巳。余以司業至。劉換祭酒矣。舊規本院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橐。余受署。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裁庭中松柏。置櫃買書。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雲居亦助足。二十一史。皆註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數目于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誠後來凡司業署事。都照此例。別衙門來署。則否。朱密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辭之。復發考亭諸刻。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桑松老矣。每歎息曰。纔成衙門。余既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知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鄣姚氏。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畫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於里中董遜周。一舊帙中。有阮函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

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門之邀帖也。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為失體矣。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為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于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眾相傳為笑。其習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即發單帖。邀館中新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榼深談。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合則稱知己。日後連翩為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己下之。劣者亦因識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策勵。不敢放蕩。慮其卒然來邀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請後輩。後輩不請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極於相傾相賊而後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文僖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馬之說。如余己丑科。遇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避講讀學士之說。余惜惜皆遵行。後官南中。聞同年焦弱侯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為司成。先生辛未科。焦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即如俗禮所云。曰七科以上。蓋八科也。奈何仍訛至此。遂得改正。後閱陸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癸未及第。己正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并官品原不拘拘。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陸平泉第辛丑。蓋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師。起平泉大宗伯。從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讒數數。令人刷鬚髮。又數更新衣。若曰修汝皮毛。行當換改云爾。後虛傳有旨。令禮卿捧接。平泉即趨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善終矣。

陞轉

舊制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蓋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士李賢。欲為己地。故有是命。後遂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九年止。陞中允。又一年晉諭德。未幾。穆廟登極。講官皆敘陞。有十七年大拜者。因而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龍飛之會也。

凡陞遷。龍頭僭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自隆慶戊辰後。局稍稍變。然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翼軒。才名冠世。歷藩臬幾四十年。僅轉南太僕卿。而言官攻之。又詞林考察。謫官見後考察。即與補官。牽復仍入坊局。焦弱侯補後。一推南司業。未奉旨。即被人言。弱侯豈便不堪此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止。陞參議。舊規外者不謫。謫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黨之窮。乃一至于此。

乙丑館選

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劉雲居曰。寧得

少宰。已不及見。蔣恬庵益青。歿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黃慎軒輝。得少詹。傅商盤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馮源明有經。得庶子。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之肯堂。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浮沉閩楚。藩臬。余與林兼宇堯俞。皆祭酒。被廢。三人僅得不死。投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馮少墟從岳。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焦弱侯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甚於此者。而先一科為丙戌。合鼎甲無大拜。有五亞卿。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焦弱侯率直認真。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柳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乙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眾為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儻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璫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達御覽。諸老大志。謂由它塗進。圖大

拜事不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皇貴妃鄭之侄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為序。將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將欲咬肉。文之不可輕如此。

弱侯以此謫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真。故及切無然。余曰。不認真。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慎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館。而年差減。且其弟鄉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為戲。范大不懌。遂有違言。黃好佛。如齋持。頌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票旨。有薰修當入深山之語。又因推祭酒。嗾言官劾之。黃遂註籍。俄一日僧萬餘人來造。自宣武門至寓所。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不知也。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歸不出。而達和尚之獄起。意欲因達連黃。而達故黃所不喜也。遂得免。

王損之強直自遂。諸生時文名藉甚。且鼎族與申王兩相國。世為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合。便悻悻出門去。兩相國每每優容。素善醫。時延入。不免綢繆。而絕不與事。談人短長。饒豫章主事疏上。與杖眾宣傳。王相國威怒損之在傍。從史重處。忌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壬癸間。申公歸田。王公復出。將抵國門。恐其為援。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中。問損之當日事情。慨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王氏父子。一夜酌談文。尋入西山習靜。至明年二月初五。抵宿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饒疏在正月。并不知其影響也。

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列事。歎夢想不及。救出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枯。力辨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皆粉飾作為罪案。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厄。一見昔世實為大幸。老閒無事。偶有所得。稍述於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僂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眾。其名曰巧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爭鬪之場。亭塞于吟噫

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衰。盡髮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手。期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毋以老子作行屍也。

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末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着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為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為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為安。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思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于

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筆札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為話柄。或悼或愠。甚以為耻。即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夜坐久之。忽見燈火散為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過半。燈火忽散而三。度是時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寢待之。久久忽散而五。雞三號矣。其時為三月十七日。豈是應五更之數耶。非耶。

擇禍莫如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為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己亥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線。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風淨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抹。中見兩角。稍微圍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暈數丈。暈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漸圓。圓時。日觀頂闌。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尖白。其下尚黑。僧云。